



## 后皇嘉树

□余锦斌

适合柑橘生长。

这里果然是柑橘的福地。红壤横溢输送养分,柑橘快马加鞭生长,越过窗棂,追上屋檐,窜过屋顶,“唰唰”“唰唰”招展着四面风。它鹤立鸡群,树冠丰腴,牵引目光跟着攀升。父亲看着柑橘,就像打量青春期里迅疾长个的孩子一样,满眼光彩。

柑橘全身披青挂翠,昂扬四顾,睥睨芳菲,垂下的叶子触碰着窗玻璃,为书桌前的我演奏一曲清歌。叶子尤其别致,绿莹莹,硬挺挺,泛着革质光泽,如一双双小翅膀,闪亮翩飞。

第二年秋天,父亲指着高枝欣然宣布:“柑橘结果了!”茂叶掩抑

间,绿鼓鼓的小果,星星点点,闪闪烁烁。我仰起脖子,一日看三回,翻来覆去地数,仿佛看见它们变成红彤彤的硕果。秋风长驱而过,扑上柑橘的高枝,扯来又弹去,我们的心也被吹得整日忽上忽下。可怜它太高了,树大招风,小果怎敌风魔?噼啪噼啪,噼啪噼啪,小果们覆地难收。心疼它枝丫枯瘦伶仃,某一天,观音赐福,幸得羊脂玉净瓶和杨柳枝,神力加持,果子们一重跃枝头:醒来才觉是南柯一梦,当窗依旧望树兴叹。

父亲想起来,在这棵柑橘的祖籍地,它的小伙伴们长得不高,既可躲闪烈风,摘果子也不过举手之劳。秋风磨折过后,柑橘痛定思痛,知止知定,不再向上。喜出望外的是它庇佑小果功力倍增,固守枝头的已明显加多,渐成气候。我们又炽盼起深秋的佳果了。中秋节,父亲站在楼顶,用扁担钩下一盘橘子,圆溜溜,青黄斑驳,个大的可以塞满一个手掌心了。一股又酸又甜的味道冲进鼻腔,翻涌津津,喉咙不禁咕噜作响。轻轻揭开橘皮,鲜汁嫩液迸溅而散,酸甜味更浓郁了。取一瓣塞进嘴巴,立马又“呸”出来,口水四射,怎么有比醋还酸的果子?弟弟脸皱缩一团,大嚷:“酸死了!”母亲抱怨,牙齿都浮起来了。父亲不动声色接连吞了几瓣,无奈承认,背脊骨嘎嘎发凉。“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”,我用新学的成语恨骂它直把沃土当淮北,竟然长废了,辜负了家人春来秋往的担心和期待。

柑橘收敛桀骜的酸涩,捧出沉实甘果,这是几年后的事情了。果子挂在树上,绯红油亮,仿佛小灯笼。瓣瓣果肉金船似的,柔腻饱满,送入嘴里,甜口香醇。中秋家宴,小孩用橘子皮做成几盏明艳跳荡的小橘灯。月光顺着高高的橘树洒下来,恬静的淡金色笼罩了庭院。我们一边回味着橘子的甜美,一边细数橘子的返甘之旅。父亲慨然有叹,背诵着:“后皇嘉树,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,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,更壹志兮……”我们误解了这棵有智慧的果树,命运把它置于异域,在看不见的地下,柑橘的根脉驰行不息,试探,反思,笃定。最终,捧出圆鼓鼓的甘果,静告我们它谙熟了异乡红壤,默认它本是一株嘉树。

多年以后,我读到科学的解释:橘是橘,枳是枳,它们原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果树,这棵柑橘,来自异乡,在我的词典里写下新义项:一棵不懈向着自己生长的树,一棵用果实证明自己的树!



(CFP 图)

## 乡村戏台

□杨华强

小时候,村里来戏班,阿公常常带我去看戏。土坪的戏台,飞檐直拱,屋檐下墙壁绿黄釉漆。戏台后屏风彩绘横抱琵琶飞天,御前清客图像,台顶画有丝竹弦管。戏棚下摆放着石椅,看戏听曲均能风雨无阻。锣鼓声中,戏台上那些脸上涂着红黑白,穿着古早戏服的演员轮番出场,舞弄大刀长枪,翻腾踢腿,觉得好奇有趣。后来看累了,不知不觉倒在阿公怀里打盹,那也许是对我古戏的初次认识。

每逢喜事,戏棚张灯结彩,欢声笑语。那些乡间做糕人、说大鼓书的、耍猴戏的、卖糖葫芦的也赶来凑热闹,四乡五里的老戏迷早早进场占位置。大人牵小孩,媳妇姑嫂结伴,婶婆叔伯相邀,争相前来观看。场里人头攒动,甚至戏台边都站满看戏的观众。

一出出雅俗共赏、脍炙人口的戏剧,一直鲜活在乡村戏台,常演不衰。《元宵十五》《因送哥嫂》流传数百年,家喻户晓,百看不厌,唱圆十五月亮。高甲戏《连升三级》夸张滑稽的丑角表演,插科打诨调侃的剧情,令人捧腹大笑。歌仔戏《桃花搭渡》老少对口唱,活泼风趣,惟妙惟肖。闽南方言戏曲,好看又好听。俗话说:“扮戏疯,看戏疯。”老人们在戏台下咿呀比手画脚唱戏文,成为一道独特风景。

若是农闲时,明月皎洁的夜晚,戏台灯光亮堂,台上弦友斗阵弹唱南音,有的闭目屏气吹洞箫,有的踢腿捻指弹琵琶,有的晃头摇臂拉三弦。几位小姑娘执彩绸檀板曼声清唱,台下坐满听众拍掌唱和。《望明月》《直入花园》《共君断约》……袅袅南音,有如天上仙乐悠扬动听。

那是老戏台一生中的荣耀。出生在故乡的著名音乐家吴文季,他编导的《阿兰》《惠女颂》《渔蚌嬉舞》等乐曲舞蹈,引起轰动。那红火热闹的场面令老一辈的人至今难忘。演出结束,观众三三两两飞身跃上戏台,将一条条彩绸大红花系于演员胸前,披红挂彩,那是当时观众对演员自发的最高褒奖。

流年似水,迎来送往。年代久远的老戏台散发着乡村独特的韵味,像一位老戏旦,伫立在时光河流中,唱不尽春花秋月,道不完悲欢离合。每次经过老戏台,我都会在它面前驻足,让凤里扑眼入的那些戏飘进眼里,让思念与神往之情随缕缕声曲,久久萦绕而立的自己。

老戏台年年岁岁吟唱着无尽歌谣,岁岁年年演绎不尽曲艺,它是乡村一座艺术殿堂。瓦砾青砖间回旋过多少戏出曲声,踏歌留痕台上曾有多少绣花鞋轻移莲步,有多少青袍随风舒展,都在经世流年酝酿出悠悠韵味,留下一台唱不尽的乡愁。

## 回首



## 猪油渣 香酥脆

□黎洁

前几天收到母亲寄来的快递,一个厚厚的纸盒,有着被油脂浸透的痕迹,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我知道,里面一定是我最爱的猪油渣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大家的日子过得紧巴,肚子里的油水少。于是,猪油渣就是稀罕之物了。儿时,从母亲在镇上集市买肥肉回家开始,从肉膘到油渣,哥俩就这样眼巴巴地盼呀盼呀。

把肉膘洗干净,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肥肉丁,放在一个锅里,开火慢慢熬,母亲开始做猪油渣。随着锅里温度升高,锅里的油膘开始冒水汽,接着猪油慢慢变多,肥肉丁也缩得很小的一块,颜色也从白白的变成微黄色,香味扑鼻、金黄诱人的猪油渣就做好了。刚出锅的猪油渣,带着热油“滋滋”的声音,我顾不得烫,抓起一个撒少许盐巴,塞入嘴中,酥脆焦香的猪油渣,在我的牙齿间蹦跳着,满口留香。

在缺少油水的年代里,猪油渣是菜豆瓜茄的最佳拍档。母亲将猪油渣切碎,变着花样同其他食材搭配。如在烧萝卜、炖豆腐或做青菜汤时,放上一小撮猪油渣,金黄的油渣点缀在白的绿的菜色中,让素菜也洋溢着肉香,煮后的猪油渣绵软嫩滑,却不失嚼劲,有滋有味。

有一回,母亲用猪油炒菜时,从油缸里连带铲出几块油渣跟菜一起炒。菜端上桌后,母亲将油渣挑出放到我碗里,我一口吃掉后,又眼巴巴蹲守在母亲面前,看她碗里还有没有猪油渣。母亲把碗里翻掏了好几遍说:“真没有了。”母亲说:“好好读书,长大了天天吃猪油渣。”



(CFP 图)

## 食事

稻谷归仓,过了冬至杀年猪。杀年猪时,乡下的父亲喜欢伸出巴掌去量一量猪的肉膘,嘿嘿嘿笑着说:“有三个指头的膘呢。”一旦膘厚,猪油就多。回到家,父亲把肥的一块切下来,再切成小块,就开始了炼油。猪油的颜色从纯白变成微黄,清澈透明的液体慢慢从猪油中涌出,脂香味慢慢在家里肆意飘荡。一锅油煎完,把油渣捞出,猪油倒入准备好的碗里。油渣趁热吃是最好的了。我喜欢挑拣那金黄色的带有一点点瘦肉的油渣,抓起一个放进嘴里,享受“咔嚓咔嚓”的脆响,享受满嘴流油还有瘦肉如小酥肉嚼劲的口感。

汪曾祺在一篇小说里描述故乡的烧饼时写道:“如果自己家里拿了猪油渣和霉干菜去,做成霉干菜油渣烧饼,风味独绝。”画家黄永玉可算是如今我闲暇之余,常常念叨故乡的猪油渣。每次回老家,就念叨母亲炸的猪油渣。有几次母亲还真的买来了肉膘,做猪油渣给我解馋。可是,她又担心我的身体,提醒我要少吃油腻,以至我心里的美味佳肴,很少能再吃到。慢慢地,这念念不忘的味蕾成了一个念想。

## 母亲的陪读时光

□刘希

听说母亲刚结婚时,总是笨手笨脚,做裁缝的奶奶想让她继承手艺,她学了两个月还不会裁衣,奶奶三天两头地骂她笨,结果她把剪刀一丢,发誓这辈子不做裁缝,宁愿做农活。我刚上小学那会儿,成绩总在班级二十名左右徘徊,一向自尊心强的

母亲很是担心,她对我说,以后我陪你写作业吧。一听到母亲要陪我写作业,我有些蒙了。母亲识字不多,我课本上的字她都不认不完,怎么陪呢?母亲却笑着回答:“你写作业,我在旁边织毛衣。织毛衣我可不会,我做梦都想织一手好毛衣,我们比比看,看谁进步大吧。”我一听,来了兴致,母亲笨手笨脚,常挨奶奶训斥,怎么会织出精美的毛衣呢?我常听隔壁的婶婶讲,织毛衣是个细致精巧的活儿,稍不留意就会织错,她这一辈子都织不会,婶婶是个家务能手,她蒸的馒头又白又大,她做的咸菜又脆又香,连她这么能干的人都不会织毛衣,我母亲怎么可能学会呢?

因为有了这个约定,常常见我们家煤油灯下,我做作业,母亲织毛衣。当然,她开始总是将毛衣针掉在地上。我故

意装作没看见,母亲捡起,又继续织,她买的是一团红毛线,说是要织一条红色的围巾。我常常见她织了没几行又拆掉,拆了织,织了拆,反反复复,好在她并不嫌烦,要跟这毛线死扛到底似的,也从没见她皱眉头,脸上带着微笑,手上小心翼翼翼,像对待一件稀世宝贝。

偶尔,她会把头凑过来,看答案是否正确,而是看我的字是否潦草。若是哪天写得龙飞凤舞似的,她定会苦口婆心地劝导,说她当年是如何如何想读书,却因为要带小舅舅而没有机会。围巾织到一半,她让我试试。红艳艳的围巾暖暖的,很舒服。我不禁对母亲有点刮目相看了。

经过大半个月的努力,母亲终于把围巾织好了,她看起来比我还高兴。母亲织好了围巾,信心倍增,又买来毛线,说要给我织一件毛衣。我当然乐不可支,只是织毛衣不比织围巾,工序繁杂。母亲又开始了织了拆,拆了织,乐此不疲。这一次,她总是拧着毛衣急匆匆地跑出去,我

知道,她是找隔壁心灵手巧的婶婶求教去了。

毛衣织到只差两只袖子的时候,气温开始下降了。母亲让我试衣,我迫不及待地穿上,身上顿时暖和了起来。我舍不得脱,母亲便让我一直穿着。直到第二年夏天,母亲才给毛衣接了两条袖子。尝到了手工活的乐趣,母亲便一发而不可收,织手套、织毛袜、织头花,她织的东西越来越漂亮,人也自信了不少。

而我,因为母亲的陪伴,成绩也直线